你好！大有庄 100 号

□王晓东

提起中共中央党校，谁都知道，当年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最初的理论波澜，就是从这里悄然涌起的。仅仅从这个意义上去评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史册中，也就镌刻下中央党校熠熠闪光的一页。

中央党校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大有庄 100 号”，不过是一个地理位置的代表符号，人们并不会特别注意偌大的北京城里这样一个普通的地名。然而，历时四个多月的学习生活，使我对“大有庄 100 号”这一地理符号，也油然而生依依不舍的留恋之情。想到再过些天就要告别，心底里多少有些空怅之感。

“大有庄 100 号”，是大有学问、有大学问的地方。中央党校与遐迩闻名的颐和园隔路相望，近在咫尺。党校大院内的楼宇花木亦是别有一番宜人景致。有人称这里为“马列公园”。其实，称“马列公园”，叫“理论仓库”，或是“思想工厂”都不为过。有时，漫步徜徉于校园幽静的林间小路上，那清新的空气中，似乎也飘逸着人类智慧的闪光晶体。我曾不止一次地目睹过这里的后勤服务人员全神贯注捧读理论著作的场景。走在校园里的行人，十之八九都携带着各种书本和资料。人们交谈议论的话题，也大都与理论有关。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这里人们的生活，似乎多了几分枯燥，少了几许潇洒。但是，我看到的是，这里的人们总是带着一种不倦追求的执着神态，去郑重其事地从事每一项具体工作。

中央党校堪称是大学问家云集和人人都有学问的马列主义学府。先说校领导，他们这些当官的，不仅善谋划、会指挥，而且能亲自披挂上阵，真刀真枪地较量。差不多所有校级领导都上过讲台。听听学员们那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就知道他们的讲授是受到嘉奖和肯定的。再说各教研部的老师，中央党校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已经形成了一个适应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新格局。青年教师大多是博士生，中年教师是党校教师队伍的骨干和中坚。他们理论修养精深，实践经验丰富，讲起课来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最使我感动和崇敬的是，一批皓首穷经的老教授，虽年逾花甲，或已过古稀，仍然受聘讲学。听他们讲课，无疑是在品尝丰盛的精神会餐，味道是那样的醇香可口，回味则每每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余香。中央党校不仅创造性地设计出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教学板块结构，而且，已经造就出和正在培养着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这是中央党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人力和智力资本。

“大有庄 100 号”是使就学者大有长进的地方。置身于学习气氛浓厚的环境中，又有这么多老师谆谆指教，加之中央党校开放活跃讨论问题的风气，使来这里学习的人，普遍有“大有长进”的感受。来此就学者，在各自的领导岗位上，夙兴夜寐，不辞辛苦地从事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工作，就像一部运转已久的机器，需要检修、校正，渴望加油。而中央党校恰恰是最理想的检修厂和加油站。

在党校几个月的学习生活里，在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之中，就学者增加了理论修养的宽度和深度，党性锻炼受到一次高级别、高精度的打磨，对当代世界经济、科技、政治、军事、法律前沿风光，有了精确的了解和把握。同时，还结合实际探讨研究了大量的现实问题。可以预言，带着采撷于中央党校这块沃土上的思想精华的各路学员，回到祖国的四面八方之后，一定会谱写出改革与发展的新篇章。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再过些天，我们不得不充满深情地说一声：“再见！大有庄 100 号！”衷心地祝愿你大有学问，有大学问。而我们呢！将会以大有长进、有大长进的业绩来回报你——大有庄 100 号。

（选自《中央党校校园诗文集》）

纪念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

危机、思考与建构

——评范玉刚《消费文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美学话语重构》

□丁国旗

理论要正视现实，理论要服务于社会，这是评判理论的基本标准，也是最高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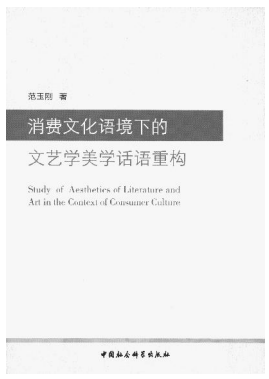
中央党校文史部范玉刚的新作《消费文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美学话语重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版）放在案头已有些时日，从我对此书的阅读来看，倘若以前面两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认为该书应是这些年在这两个方面少有的做得比较好的著作，这大概与作者最初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而后又转向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的经历分不开。本书所包含的全部思想，我觉得可以用“危机”、“思考”与“建构”这 3 个关键词来概括。

所谓危机，是指该著中作者强烈的危机意识。在“导论”中深入分析了今天的时代语境、问题意识、价值担当，为全书的基本立场与基调做出铺垫之后，作者在上中下三编中对不同研究对象的分析，都渗透着这种危机感。上编对于“经典不再”“理想缺失”的忧虑，中编对“红色经典”再生产能走多远的担心，下编对当下时代“美学何为”的两难抉择，无不透过作者细致入微的分析，让我们痛感当下文艺理论的危机所在。没有危机意识要实现理论的重生与突破怕是极其困难的。

所谓思考，是指该著中纵贯始终的作者独立之“思”。该著上中下三编的标题很好地说明了这点，上编是“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之思”，中编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外部研究的几点思考”，下编是“消费文化语境中审美话语重构的运思”。有心的读者都可以感受到，作者之“思”并不是杞人忧天，所有的“思”都联结着坚实的现实土壤；作者之“思”也并不是无病呻吟、空洞无物，而是建立在对已有理论的梳理、理解与研究之上。作者对问题的思考并没有流于一般的现象描述，而是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把握与研究。作者的分析深刻而富有启发性，反映出作者良好的理论素养与研究能力。

所谓建构，是指该著中显现的作者较高的解决问题的努力。作者不仅将国内学界颇为关注和重视而又争论较多但尚未说清、说透的一个个话题摆在我们面前，并在对问题的深入分析中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本书旨在从相对于经典美学思维主导下的美学研究范式越来越言不及义的状况下，“建构一种基于文化（审美符号）消费为核心概念的新的美学研究范式”，以应对当下消费文化语境中美的有力与美的乏力问题。当然，文学理论和审美话语的重构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及其分析框架，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阐释。应该说，作者在试图去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话语范式的努力中，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者说即使有了一些答案，也还只是尝试性的和学理性的，在乱象丛生的当下，实践起来会比较困难。

另外，由于该书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始终没有离开当前我国消费文化的基本事实，因此，该书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服务现实的理论品性，笔者相信，该书会在促进我国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繁荣方面有所作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书 评

意大利城市文化三部曲

□陈 姝

佛罗伦萨——圣地翡冷翠的文艺游走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圣地，佛罗伦萨遍地都是熠熠生辉、异彩纷呈的璀璨珍品。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感叹“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不过在佛罗伦萨，你却能看到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真迹。这些作品以活泼、旺盛的人文精神冲击着刻板、冷漠的宗教灵魂，以鲜明的人性形象取代了神秘的宗教形象。大师们在这里互砺互淬，并在这种砺淬中发现与别人不同的自己，让后人只能仰望，或者局部模仿。一个城市有它自己的灵魂，正如当年的佛罗伦萨有旺盛强健的灵魂，并外化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样天纵奇才的艺术形象。“学之染人，甚于丹青”。当崭新价值和理性精神的种子付之于文字、呈现于画卷、表现于雕塑时，立即让漫长而倏忽、丰富而凝练的人生如万千图景一般，跳跃纸上、勃勃欲生。这种大跨度的历史感和全景式的震慑力，令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进而在更高、更宽、更远的空间中超拔出来，无限放大了思想的力量。一时间，巨石崩裂，乌云散尽，蒙昧的中世纪漫漫黑夜过去，曙光初露的黎明缓缓走来。我们在这些伟大的作品里体验着世界的沧桑、人生的壮阔，体会着和前人共同的苦恼忧伤、欢乐安详，怎能不让人叹服于文化的宏大感、朦胧感和神秘感！这些人、这些事，吉光片羽，因伟大而不被遗忘。立定佛罗伦萨，心接前贤古人，沐浴艺术之光，致敬文艺复兴：历史终将过去，作品永远不朽。

威尼斯——温柔水乡的浪漫漂流

当阔大的亚德里亚海湾映入眼帘，我早已按捺不住地激动莫名。威尼斯蜿蜒无尽的水巷里，漂流着四处涌来寻梦的人们。全球化虽然拉近了我们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商业大潮却也使得多少值得珍惜的景物被冲撞得七零八落，资本让多少“无用”变为“有用”。但只要眼光独到、匠心独运，仍然能找到自己心目中属于这个城市的特别魅力，甚至是情感的共鸣。在满载情调的贡多拉小船上，不问来处，不问尽头，一任自己漂流，顿时便在尘嚣之中感受到袅袅诗意。“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那一刻，忘记了烦恼，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忘记”。夜色中的圣马可广场，星光点点，荧荧如灯，乐队轻柔地演奏着，曼妙的音乐直达心灵。声从情发，歌由心飞，高如行云，低若流水，安抚着平日里躁动的灵魂。在这样的场景里，语言是多余的，只该用心灵去感应。而这时候，思绪会自然起飞。仰望苍穹，浩瀚星空下，在广场上踏歌而舞，张开双臂倒退着奔跑，我也如泰斯勒那般，“忘记了大地的不平，却收获了整个星空”。这一瞬间，是身醉？是心醉？当人类生命终了，灵魂到底要飘向何处？它会变成威尼斯海湾里的水滴，还是古罗马广场上的野花呢。一念潮生，一念潮灭；一念涛飞，一念浪走。人生山长水阔、峰回路转，终究要坚定勇敢地走下去。所以，自己渡自己的河，自己靠自己的岸，自己做自己的出发，自己抵自己的到达，在生命长河中活出自己的粲然精彩。恋恋不舍中，三步一回头，何日君再来？重返威尼斯，再投入你温柔多情的怀抱，感受你无处不在的浪漫气息。

罗马——大理石史诗间的不舍驻留

文明是多样的，城市也自然是多样的。罗马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文化象征，是用大理石撰写的一部完整的欧洲文明史。漫步街头，随处可见这些宏伟大气、风采各异的古建筑群。天才的艺术家和工匠赋予了它们灵动的生命，这股生命气息是建筑的灵魂，就像一个人从眉眼姿态中洋溢出来的气场。建筑可以突击造就，而它们承载的文化内涵却需要岁月的积累，才能打通时空隧道，连接起过去与现在。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互相对话，就像敦煌的飞天一样自由。这种碰撞激荡是相互的“侵蚀”与“感染”，最终升华为人类历史的完整和艺术的不朽。岁月吞吐数千年的风云变幻，人类演绎着世代方圆繁华。多少燃情岁月，最终归于平静。而那些激荡人心的传奇，却在历史里反复上演。雪莱感叹，“历史是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中一首循环的诗篇”。台伯河水依然静静流淌，亚平宁的阳光和煦挥洒，照耀着七色珠玑的梦幻罗马。“逝者如斯夫”，怎能不让人咏史而凝思，发沧桑之慨、兴亡之叹！而罗马亦有它温存浪漫的另一面：许愿池边，虔诚地扔进硬币，诚心祈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坐在西班牙广场上的台阶上，闭目遐想，此情丹丹，此意绵绵，说不出的温暖；纳沃纳广场的四河喷泉，刻画精致，寓意隽永，信步闲走，神骛八极。走进每座教堂，无论你是否是教徒，立刻就会屏气敛声，感受到一种神圣光辉，在心灵里升腾出一种人性关怀。当飞机飞离地面，再俯瞰一眼美丽的罗马，半个月的往事如瀑布一般奔涌翻腾，清清凉凉，沁人心脾。穿行在云层之间，圣·埃克苏佩里的一句话很自然地浮现于脑海，“在大熊星座与南十字星座之间漫步”。在空中漫步，飞机随后向上攀升，穿越云层，刹那间天空一片光明。迎着这无限的光明，我们飞向中国、飞向北京、飞向自己的家……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办公厅）

寰球纪行

手中的好箭

□倪 好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计其数，赞成并不实行的人也不计其数，赞成却乱用的人也不计其数。既赞成，又会用的人，尤其是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人却是少数。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千辛万苦找到了能够解决中国前途命运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通过比较和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既然这个武器有用、管用，就必须拿到实践中用之，而有这么几类人，并没有这样做。

一类是天桥把式，光说不练。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做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

科学发展观是把好箭，老是放在手里，搓来搓去，不放出，能解决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的问题吗？如恩格斯所说：“如果停在这里不动，那思维是何等的浅薄！”再好的武器，若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会场里，不照样是百无一用吗！叶公好龙不行！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不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另一类是乱放炮，瞎联系。毛泽东说：“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

用列宁的城市武装暴动论，不能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问题；用原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论”，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西化”之路，解决不了中国的发展问题。革命、建设、改革，出现过的“无的放矢”，乱放一通的怪事还少吗？“弄坏”的事情还少吗？我们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地紧紧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箭，射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种种难点！

第三类是装门面，教训别人。一些领导干部，系列经典著作不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读本很多，摆放在书柜里很整齐、很齐全，读了多少，读懂多少，用了多少，不得而知。有些领导干部，对别人和下属大讲，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就是自己不照、不正、不洗、不治。马克思主义者最基本的态度是不懂别装懂，自己做不到的，不要求别人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地地道道的假马列。早在 1942 年 2 月 8 日，毛泽东就举例批评过这类人，他说：“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作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是小众化。”

改革开放已经 35 年了，我们新的思想武器不少，应该把这些“好箭”，从“手中”解放出来，结合改革的新实际，切实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

城镇化建设要“让居民记得住‘乡愁’”

□赵 畅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居民记得住乡愁”，自是体现了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要求。事实上，只有突出“人”这一中心，让居民有浓浓的家园情结，有深切的归属感，也才能令其积极地参与其中，并成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

“乡愁”，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诗人诺瓦利斯说过：“哲学就是一种怀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一首《乡愁》，何以那样地拨动着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心弦，以至震撼了全世界人们的心灵？就是因为“乡愁”的力量。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理应将“让居民记得住乡愁”的宗旨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须知道，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这一要求，是有针对性的。毋庸讳言，随着农耕时代的渐渐逝去，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一些城镇尤其是古城镇经年历久，多已破败，重修无力，有的在匆匆忙忙开发旅游，更有的借新农村建设之名，而实施“推倒重来”之策。殊不知，被任何新建筑新景观唤起的一时的兴奋，也弥补不了失去城镇应有的“乡愁”这个精神家园的永恒的惆怅。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和文化板块不同，我国形成了形态缤纷、风情各异的城镇文化。可以说，一些城镇尤其是古城镇“是一个群体辉煌的或寂寞的历史纪念碑，是人类文化多样性最具资格、最具品位、最具权威的阐述者，它们有经济、历史、旅游和欣赏的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是啊，城镇尤其是古城镇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真实记录了传统建筑风貌、优秀建筑艺术、传统民俗民风和原始空间形态，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利用价值。注意保留城镇的原始风貌，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文化的根基；保护城镇的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传统文化的源头，也就是保护我们的“乡愁”。

城镇建设“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除了“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外， 更要“融入现代元素，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并尽可能在原有城镇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毕竟，“融入现代元素”，坚持“与时俱进”，才能为更多人所接受，也才能更好地“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毕竟，保护弘扬只是手段和途径，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才是目的和归宿。

“乡愁”不是酸气的自作多情，而是对生命源头的眺望和对文化母体的挂念。说到底，是一个人对于归属感的渴望。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故乡有着“最本已的东西和最美好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有“乡愁”在，香火就会旺盛，宗族就会繁衍，历史就能传承，后来之人，就不会是无根之木、断线风筝；有“乡愁”在，那些漂泊的灵魂，回家时也不至于迷失方向。是啊，“乡愁”恰如游子剪不断的情怀和思念，宛如游子滚动的血球，牢牢地抓着游子的心脉和骨头。

但愿“乡愁”不是一个俗滥的概念，不是一坛落后的酵母！让“乡愁”依然变得美好、富于诗意，城镇化建设义不容辞，并希冀从“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历史文化的记忆始。

文化聚焦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 88 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 0301 号